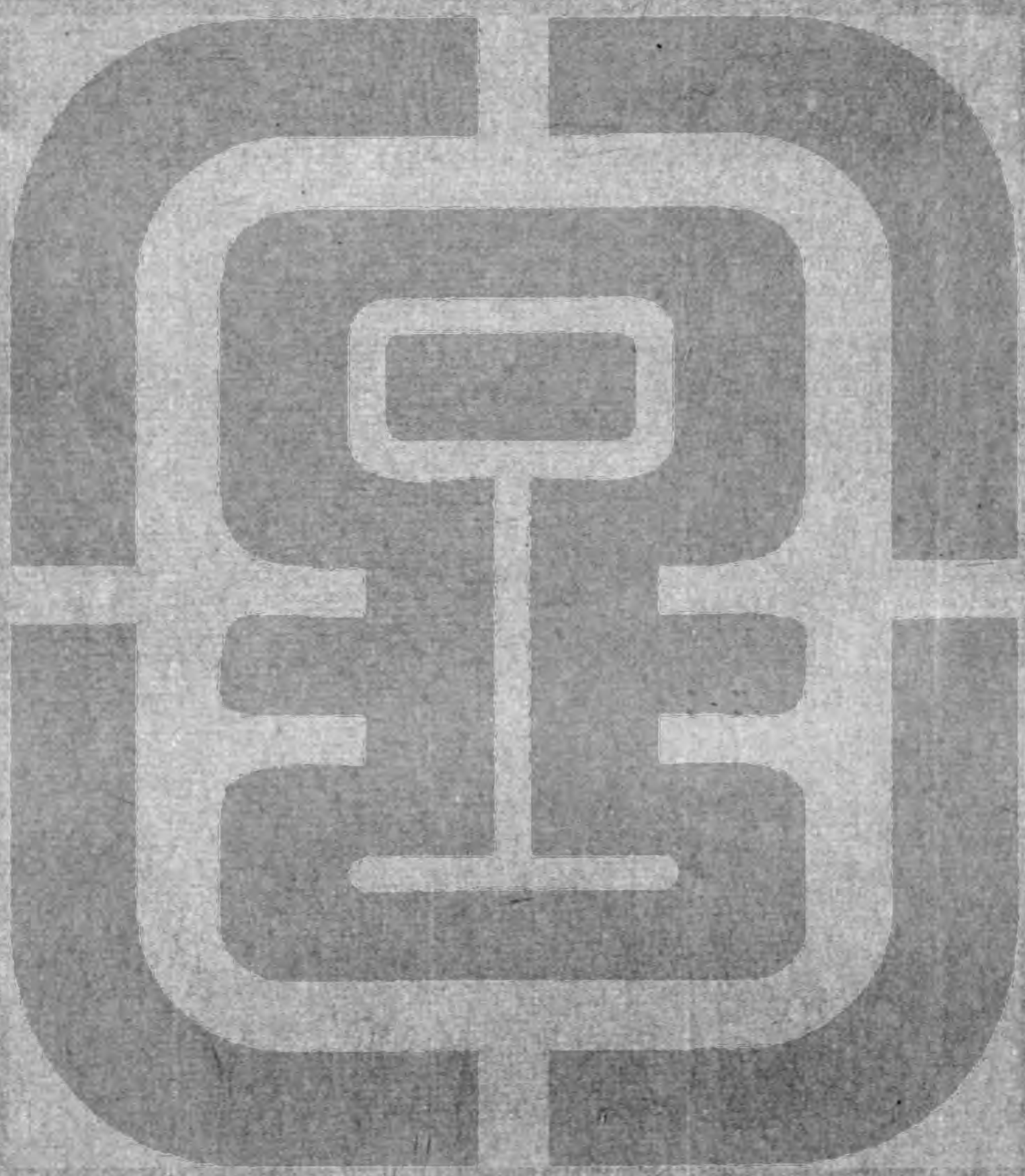

列傳九下至十六

獻文六王下　彭城王勰　子劭

孝文五王　廢太子恂　京兆王愉　清河王懌　廣平王懷　汝南王悅

衛操　衛雄　姬濃　莫含　劉庫仁　弟眷　子顯　燕鳳　許謙　張袞　子度　度曾孫白澤　白澤子倫

崔玄伯　弟徽　附崔寬　寬子衡　衡子敬　又附崔模等　崔道固　道固兄子僧淵等　鄧淵　子類　類孫述　類弟孫羨

長孫嵩　長孫道生　孫觀　觀子雄　雄子子彥　長孫肥　子翰　陳　尉古真　弟謙　謙子眷　眷子多保　眷弟地干　古真族玄孫幸

穆崇　孫真　真子太　崇子觀　觀子壽　壽孫羆　羆弟亮　亮子紹　壽弟多保　觀弟曾孫儁　觀弟顗

和跋　奚牧　莫題　庾業延　賀狄干　李栗　劉潔　古弼　張黎

魏書　卷　廿　二十一下至二十九

魏書卷二十一下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歧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好屬文高祖輩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食邑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後堂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

甄心宅鳳藏氏閒向常岸

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醺情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爲之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之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勰禍與身俱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愚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各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己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

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
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
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
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
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敕將
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
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蹟仆臣
謂大吉高祖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
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祖曰
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擒此賊果降時潤誠
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
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
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
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
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蚩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
祖爲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
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
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沖遜難違清挹往昔至今宗制之重捨汝
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
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
逝不爲恨也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今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之長幼之順接物無
國士之禮每因啟請已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慈賜
垂蠲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

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滅已助國職俸便停親
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
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勰引
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憊願君竭
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
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
及引入謇便欲進治勰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
密爲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願祖請命乞以身代高
祖翊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
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
勳之禮命令人宣旨勰冀弼六師篡戎荊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筭從
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效功爲羣將之最也別
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闊每
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纏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
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遠勰悲泣對曰臣等宿
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
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勳
增邑五百戶又詔曰朕形疲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痾頓發汝穎
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伊姬旦遺食捨寐勸止必親敦醫勸膳誠
力俱竭致茲保康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
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荐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
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勳存社稷宜有酬賞以
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戶勰辭曰臣受遇緣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
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

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祗膺壽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寧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濟陽高祖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勰曰脩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輝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疾瘳無跨時要及於寢疾辭榮閒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爲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壽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眞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爲孝子勿違吾敕及高祖崩于行宮遺秘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

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
即位勰跪授高祖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在魯陽郡外
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
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自高祖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
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勰毋被詬詈言至厲切威責
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
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
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
誠盡禮卒無纖介勰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
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
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
宗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
許之勰頻煩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
任乃以勰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
乃進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道貴前王庸勳親親
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阜東平宰漢寵絕列蕃彭城王
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
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
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
曰覽奏倍增崩絕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奏勰頻表固讓世宗
許之世宗與勰書曰□格□來本辭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
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頻違至德出蕃累朔荒

虓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
窮指不云遠勰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
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
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
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蕃陝入御袞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今董
率戎麾威號宜重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
刺史勰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戍
主胡景略猶爲寶卷拒守不下勰水陸討之景略面縛出降自勰
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
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
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勰部分將士
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
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勰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
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勳莫二孤心昧識訓保攸憑比以壽春
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冒茲炎蒸衝蓋飄飖
經略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詣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效兼著
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
鄭道昭就彼祗勞徵勰還朝勰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
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
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
濶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
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
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
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世宗臨

東堂引見詔總曰比鳳凰未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懷邊
附而寇豎昏迷敢鬬淮楚叔父英略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
慰悲佇總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懷遐
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實亦俯愧朝
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總
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
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總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
其事幹縶維不許雖臨朋遺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願常悽然歎
息以詔旨殷勤僶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不法北海
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總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
勸世宗遵高祖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非烈情願固彊
之烈深以爲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

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祔祭王公並齊於廟東坊世宗遣
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召禧總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
宗謂總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
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總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
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九五屢求解落既爲宰輔所抑
亦不爲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爲定州往年
還洛陽敕總戎淮肥雖無功效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
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
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
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遣敕炳然許遂沖退雅操不
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反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
賁履之操邈焉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

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
勰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構也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曰
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
位王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徙而
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
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已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
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沖年纂臨寶曆實賴叔父匡濟
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沖挹僥志割
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燮茲玉
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文期頤以終位
王義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
□恪○來本諱言奉還告承猶執沖謙□恪○來本諱實闇寡政術多紕匡弼之寄仰屬親
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
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
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
諫世宗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
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議
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
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
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略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
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
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
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爲夫人

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搆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爲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寃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羣之美紛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總六師

及宮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略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
歷次宛謝迄于魯陽迭往奉居無懿周霍京遺作輔遠至邇安分
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履勤
不憚在功愈挹溫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
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
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
皇后遷神王於太廟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彧傳前廢帝時去其
神王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
上表曰僞豎遊魂闚覦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
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
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克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
許之起家宗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
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頊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
擾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效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
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啟乃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爲
無上王壽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有二
子

韶字世冑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書侍郎齊
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爲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除散騎侍
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詔
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

扶痾濟難効漢北之誠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
基由之永固而謙光守約屢爲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
封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勲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戸別封三子
爲縣公食邑各一千戸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
子直封眞定縣開國公出爲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未幾遇患優游
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
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戸贈假黃鉞太師大司
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寛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
永安三年尒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帝初追贈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
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戸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
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戸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
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寛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戸歷散騎侍
郎太常少卿莊帝卽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與兄劭俱遇害贈假
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相王如故鑾輅九
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懷抱綢繆太
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
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

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　獻文六王列傳第九下終

甚似堂氏藏書

魏書卷二十二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恍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

甚似堂氏藏書

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高祖皆爲定及恂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嵩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王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深明尚書陸琇馳啟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自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請高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乘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

案何其包藏之謀有誤

案無當作亡

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書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宗初爲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中書監世宗爲納順皇后妹爲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爲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彊令爲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晏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今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既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

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遂爲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卽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鏁縶之中飲食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躭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從出帝沒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旣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伊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

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肅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爲已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爲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乂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乃得雪釋焉懌以忠而獲謗乃嫌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乂與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勞而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 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測悅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採芝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任於別第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伏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

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爲元乂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乂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闕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爲大剉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蹔息及尒朱榮舉兵向洛既憶入問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立爲魏王號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獻武王既誅榮以悅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魏書卷二十二終　孝文五王列傳第十

案自合朱榮舉兵向洛以下文皆與北史異悅為孝武所殺本書出帝紀亦明載之而此云卒不可解也

魏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邦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

光純靈智深謀遠算幽極明治則清斷沉浮得情仁如春陽威若
秋零彊不凌弱隱恤孤煢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
聲自西訖東變化無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
招諭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絕後致此有成奉承晉皇捍禦邊疆王
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剪逆命姦盜豺狼永安
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
暴虐用將士鄴洛遘隙棄親求疏乃招暴類屠各匈奴劉淵姦賊
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害無辜殘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外千里長
蛇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
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時逢多難懼損皇祀
欲引兵駕獫狁孔熾造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高
斯獨斷決謀盟意爰命外國引軍內備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
軍壹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
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
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昔桓文匡佐功著周室顯名載
籍列賞備物大衆廻動熙同靈集興軍百萬期不經日兄弟齊契
決勝廟筭鼓譟南征平夷險難又云二帝到鎮言若合符引接款
密信義不渝會盟汾東銘篆丹書永世奉承慎終如初契誓命將
精銳先驅南救湿縣東解壽陽窘迫之邑幽而復光太原西河樂
平上黨遽遭寇暴白骨交橫羯賊肆虐六郡凋傷羣惡相應圖及
華堂旌旗輕指羯黨被喪遣騎十萬前臨淇漳鄴遂振潰凶逆奔
亡軍據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
忠恕用暉外動亦攘於是曜武振旅而旋長路匪夷出入經年毫
毛不犯百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奔救內患棄家

夔國以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天順人恩德素宣和戎靜
朔危邦復存又云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爲異端回動
大衆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勲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充蕃憑瞻鑾
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以永興二年六月
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各都國失惠王哀感欷歔悲
痛煩寃載號載呼舉國崩絶攀援靡訴遠近齊軌奔赴梓廬人百
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頹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悲夫又云桓
帝忠於晉室駿奔長衢隆冬凄凄四出行誅蒙犯霜雪殄入脉膚
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經勲同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
北哀悼祭以豐厨考行論勲謚曰義烈功施於人祀典所說又云
桓帝經濟存亡繼絶荒服是賴祈存不輟金龜簫鼓軺蓋殊制反
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城嘉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刊石
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於後沒有餘靈長存不
朽延於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
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羯胡因
釁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絶
一州蒙祐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勲攘大患六
郡無闕　悉之來由功而存刊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晉光熙元年
秋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雁門段榮於大邦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
宜載焉故錄於傳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
室鄉親入國者衛懃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泥段繁並
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
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
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

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

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晉世州從事既與衛操俱入國桓帝壯其膂力並以爲將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晉列其勳效皆拜將軍雄連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爲左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並爲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衆而叛琨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平城撫納之會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澹之衆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澹諫曰亂民饑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琨不從使雄澹率衆討勒琨屯廣牧爲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千餘奔于代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莫含雁門繁時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善待之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入國含心不願琨諭之曰當今胡寇滔天泯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王土幽乾沉溺醜虜唯此一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竭寶長子遠質覬滅殘賊報雪大恥卿爲忠節亦是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益人爲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含乃入代參國官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含家獨留含甚爲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子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爲左常侍

顯子題亦有策謀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甯太守劉亢涅斬之徙亢涅部落于平城寶上谷太守驎捐郡逃走太祖追討題爲大將別出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師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怠賜死

題弟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典選曹轉給事中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常參軍國謀議世祖之尅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加平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并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神䴥中卒謚曰敬公

劉庫仁本字沒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符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太祖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撫納離散恩信甚彰符堅進庫仁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仁又伐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產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符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庫仁又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垂圍符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助永擊規大破之阬規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

規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雁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畤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當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廐文執殺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於丁零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曰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符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別帥肺渥于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萬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也爲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爲意其後徙牧于牛川

庫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戚傳

顯本名醜代既殺眷代立又欲謀逆語在太祖紀太祖即位顯自善無南走馬邑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犍先告賀蘭部至是奴真請召犍而讓部焉太祖義而許之犍既領部自以久託賀訥德之乃使弟去斤遺之金馬訥弟染于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詰之奴真奴真曰父爲國家附臣世效忠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今汝等無狀乃欲叛王懷貳於是殺犍及去斤染于聞其殺兄率騎討之奴真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責止染于奴真感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匹於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弟亢渥事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

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魏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燕鳳

許謙

張袞

崔玄伯

鄧淵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與語大悅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王何如人鳳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

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彊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太祖將還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王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太祖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䴥元年卒

子才襲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卒

子元孫襲官至博陵太守卒

子世宗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隸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從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

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剪遺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賜謙爵關內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陽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隣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爲寇軍司馬後爲祁令太宗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雁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爲明壘鎮將居八年卒謚曰恭

子寄生襲爵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弟安國中山太守

安國弟安都廣寧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謚曰烈

子白虎襲爵爲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袞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

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牀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袞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太祖器之禮遇優厚袞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遠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王上天恣傑邁逸志凌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為峰以記功德命袞為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提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羸師卷甲以俟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靈威庚必有感太祖從之袞遺寶書諭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尅中山聽入八議拜袞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袞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

後與崔逞答司馬德宗將郗恢書失旨黜袞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始以有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袞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塡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寔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叡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唫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大保謚曰文康公

子溫外都大官廣寧太守卒

子貳興昌黎太守

溫弟楷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尤雅直初與高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袞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爲武昌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崎城鎮都大將又轉和龍鎮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爲中都大官卒

贈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謚康侯

子陵襲爵後爲赤城典作都將卒

子狀襲爲中散卒

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爲伯世宗時除懷荒鎮金城戍將陵

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部尚書賜爵永寧侯

延弟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嘉之長而好學博通敏於當世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機密後蠕蠕犯塞顯祖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展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追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安於近壽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鑾輿親動賊必望麾崩散寧容仰挫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幾讚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下民難辯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錄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

此則升平之軌朞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太和
初懷州民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
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
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
輾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
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
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
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
彊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
書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匹粟三千石遣侍御史營護喪事冊
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
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入侍左右稍遷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

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王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
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臣聞
古之聖王彊理物土辨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
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
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
祖光宅土中業隆下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
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王士按劒而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
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今
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
此往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
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
來觀我懼之以彊儻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

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鄰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繫越苟果曩時猶爲不願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須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埽清浦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職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出爲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莊初遷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

倫弟恩奉朝請員外郎

白澤弟庫瀛州刺史宜陽侯

庫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

蘭弟修虎都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柔玄察

民疾苦遷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度弟太平西將軍荊州刺史俎陽侯
太弟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崔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廟諱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
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長史關內侯父潛仕慕容暐爲黃門侍郎
並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虛心
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爲賓
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
不就左遷著作佐郎苻不牧冀州爲征東功曹太原郝軒世名知
人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於齊魯之間爲
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留繫郝軒歎曰斯人而遇斯
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鷃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
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羣雖在兵亂猶勵
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饑寒太祖征慕容寶次於常山
玄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
與語悅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司馬德
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
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
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
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楚
故遂以漢爲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
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
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

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太祖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太祖善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爲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爲之踰甚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之由其合上意未嘗謇悖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嘗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降於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太祖崩太宗未即位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訪問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巡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決刑獄太宗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兇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今有逃竄今

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就與一行使定者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神瑞初詔玄伯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事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長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爲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王將所謂千奴共一腋也宜得大將軍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擒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夏玄伯病篤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觀就受遺言更遣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下詔痛惜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令拜送太和中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饗廟庭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illegible]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illegible]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子浩襲爵別有傳

次子簡字沖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太祖初歷位中書侍

郎征虜將軍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

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歷給事中賜爵繹幕子出爲上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進爵陽武侯坐浩伏誅始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爲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緯錄於允集始玄伯父潛爲兄渾誅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實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爲過於已也

玄伯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名初徵相州別駕中書侍郎稍遷祕書監賜爵貝丘侯加龍驤將軍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範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之士與範俱鎮以徽爲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眞君四年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時清河崔寬字景仁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寬送款世祖嘉之拜寬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誠著先朝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寬還京拜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未幾出爲弘農太守初寬之通款也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

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拜陝城鎮西將嵴地
嶮民多寇刼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
不逆微綱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
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
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
之中號爲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戀詣闕上章者三百餘人書
奏高祖嘉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命薄葬斂以時服
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
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
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
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遷給事中車駕巡狩
以衡爲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
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
盜大起衡至脩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十二年
卒年五十四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帛一千
匹穀一千斛謚曰惠公衡有五子了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自謁者僕射出爲平原相敞性猾
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世宗初爲鉅鹿太守弟昶之
逆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
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
齊郡侯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太守卒
敞弟鍾字公祿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尚書郎國子博
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
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徒辭訴累歲人士嫉之尒

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朏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
法
衡弟恕尚書郎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琰兄霸後也父遵慕
容垂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爲劉裕榮
陽太守戍虎牢神麚中平滑臺模歸降後賜爵武陵男加寧遠將
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沖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
幼度沖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開託開境規贖模歸其母張氏
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
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相此吾何忍捨此輩令
坐致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劉義
隆東郡太守與朱脩之守滑臺神麚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
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模長者篤厚
不營榮利頗爲崔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爲浩屈與崔頤相親往
來如家和平中卒皇興初幼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崔道
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軍幼度亦豫令左右
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值爲亂兵所害初眞君末車駕西克鄒山模
兄協子邪利爲劉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
守卒於郡邪利二子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國家克青州懷
順迎邪利喪還葬青州次恩累政州吏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
聚城北高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沖智子徽伯等俱
奔江外始邪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爲張氏婦一女爲劉休賓妻
生子文華邪利後生庶子法始邪利亡後二女侮法始庶孽常欲
令文華襲外祖爵臨淄子法始恨忿無所不爲後懷順歸化迎喪

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襲爵傳至孫延族正光中爲寇軍將軍中散大夫季柔孫睦正光三年自郁州歸降

模孫景茂冀州別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男

景茂子彥遠襲武定中北徐州司馬始睦來降也與高陵張昊郭緼俱至陵蕭寶夤西討開府西閤祭酒寶夤反陵其黃門侍郎關中平還洛歷尚書郎定州別駕齊文襄王作相以陵頗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顯祖時有崔道固字季堅琰八世孫也祖瓊慕容垂車騎屬父輯南徙青州爲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爲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嘗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廢便相陵侮可爲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爲主簿轉治中後爲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稜鎮歷城劉彧既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兵道固等舉兵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爲安南將軍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說道固以爲前將軍徐州刺史復叛受彧命皇興初顯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固築長圍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東郭道固面縛請

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隔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任而劉氏
蕭牆內侮懼貽大戮前遣崔敞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
并賜爵寵慶佩罔極應奔闕庭但劉彧尋續遣使恕臣百死愚以
世奉劉氏深慈蒙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
魏雖曰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艱
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振耀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以今月十四
日臣東郭失守於臣款彧之誠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
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恕臣生命斯實陛下起臣死
尸肉臣朽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貸有苗
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旨無由親馳道路
謹遣大息景徽束骸歸闕伏聽刑斧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
案劾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
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加
寧朔將軍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是時頻歲不
登郡內饑弊道固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延
興中卒年五十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朝
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情乃
疎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信不虛也安都視人殊自驕察畢捨固依依也
子休纂襲爵
景徽弟景業字文季別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子加建威將軍卒
子景徽字文叡襲父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爲青州廣陵王羽
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出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卒贈本將軍
南青州刺史謚曰定

子休緒襲爵員外郎

景業弟景淵亦有別功賜爵武城男鷹揚將軍平齊太守卒於郡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明氏弟僧淵並在城內劉彧授僧祐輔國將軍領衆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梁鄒者明同慶明菩薩等爲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其聞道固已敗母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陽時表請景徽往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畢薩諸人皆不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誠拘之歲餘因赦乃釋後坐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敕以白衣賜構幀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淵爲尚書儀曹郎遷洛之後徙爲青州中正尋出爲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戒於黃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信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牆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敘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儔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在天下所稱稍蝎殊爲未然文士競

謀於廟堂武夫效通於疆埸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王纂殺之
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
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恥此則
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
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遥二千心想若對敬遵軌範
以資一生今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
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
君王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
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即實而言兄之
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讎武爭彊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
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絶外交器非雄明專
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壽
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
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祉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
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盡
即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
必舉賈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況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
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
爲幸比蒙清舉起崖疑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
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於
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久之坐擅
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驥
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四子伯鳳祖龍
祖螭祖虬得還之後棄絶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於青州伯驥

與母房氏居於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驎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伯驎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中堅將軍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驎率州軍討之於蒼豪城爲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爲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害詔贈東海太守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稍遷鎮遠將軍前將軍數爲將帥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單父戰歿

祖龍司空行參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驎訟競嫡庶並以刀劒自衛若怨讎焉

祖螭小字社客麤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爲兼統軍率衆討海賊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州僧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

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誦書不驅競當世衆秀才不就

僧淵從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數百觔其母李春思蜇惜錢不買

子軌字敬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爲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汙死於晉陽

玄伯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得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爲後將軍冀州刺史眞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諭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

曰冀州宜任親賢冀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
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
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出爲滿丘令誅剪姦猾盜
賊肅清入爲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
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從征平陽以功
賜爵漢昌子改下博子加中壘將軍太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
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
從父弟暉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
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旣
而恨之時人咸愍惜焉
子頴襲爵爲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常崔浩集諸文學
撰述國書頴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駕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
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頴爲文銘于漢南以紀
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爲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
從征胡賊白龍還卒於路謚曰文恭
子怡襲爵官至荊州刺史假寧南將軍賜爵南陽公和平中卒
長子良奴襲爵良奴弟侍高祖賜名述歷吏職以貞謹見稱遷中
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爲建忠將軍齊州刺史初監置百官始重公
府元佐時太傅元丕出爲并州刺史以述爲長史帶太原太
守尋徵爲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布五十匹謚曰貞
長子纂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
纂弟獻奉朝請司空西閤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尋遷鎮遠將軍
諫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軍頴州刺史建義初聞介朱榮入洛
朝士見害遂奔蕭衍

怡弟宗虔以中書學生入爲中散稍遷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敷奏州鎮憚之號爲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爲民所訟雖訊鞫獲情上下大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蠱伏誅

宗慶子伯忻與父俱死

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尚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郢州行臺又加撫軍將軍卒贈鎮南將軍荊州刺史

頵弟權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

弟顥卒於中書侍郎

顥長子靈珍中學生祕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

子羨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爲齊州武昌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之爲齊州仍爲長史帶東魏郡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爲損中山王英攻義陽羨爲軍司罷除諫議大夫兼給事黃門侍郎副侍中游肇爲幾內大使後行貨大鍾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荊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鋭於聚斂又納賄于忠徵爲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黃門如故未拜而靈太后臨朝以元昭爲河南尹羨仍黃門加平南將軍羨以義陽軍司之勳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羨曲附左右故獲封焉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饑詔羨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神龜[illegible]發疽

卒年五十四詔賻帛三百匹朝服一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躋字伯昇頗有意尚祕書郎朝議以羨本不合由河之實故不許躋襲躋訴訟久之始聽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兼州開府長史與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紘元象中以躋柩還國興和中襲爵齊受禪例降

靈珍弟靈奇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賜爵昌國侯爲政清簡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祿大夫

史臣曰爲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攸禮和隣存國賓之效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寘符崇寔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儁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筆禍非其罪悲哉

魏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長孫嵩

長孫道生

長孫嵩代人也太祖賜名焉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太祖嵩未決烏渥回其牛首嵩僶俛從之見太祖於三漢亭太祖承大統復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太宗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

魏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終

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
姚泓太宗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
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遣以酒及江南
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右裕西過者
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
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
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皐南濟晉
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尅長安嵩乃班師太宗寢疾問後事於嵩
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
乃定策禁中於是詔世祖臨朝監國嵩爲左輔世祖即位進爵北
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
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僭王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太
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
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
則不足經久太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
殘虐神人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
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
守以逸代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微於天師寇
謙之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
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使武士頻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枉國大將
軍自是輿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
八十謚曰宣王後高祖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
子頹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
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

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贓貨降爲公高祖時自頌先世勳重
復其王爵薨謚簡王
子道宇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右衛將軍卒謚愼
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太祖愛其愼重使掌幾密與賀毗
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宗卽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
取人美女以獻太宗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世祖卽位進爵汝
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
還世祖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
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劉義隆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
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義隆將檀道濟邀其
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
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
郭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
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彊
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其恭愼
如此世祖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參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
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
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
子抗位少卿早卒
抗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
爲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
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
高祖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

爲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高祖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稚
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高祖南討授七兵尚書太常
卿右將軍世宗時侯剛于淵稚之女壻剛爲元乂所厚故稚驟得
轉進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
軍事蕭衍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
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稚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
從遂戰爲賊所乘稚後殿初稚既總彊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
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
稚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稚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
使達鄴城詔稚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
行臺稚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
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筭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稚前到呼沱稚未
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
稚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稚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
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
寶夤據州反復以稚爲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
卿殄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稚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
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
位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
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
結以應寶夤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稚上表曰鹽池天資
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illegible]罄竭
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illegible]無入

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關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討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戶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稚克寶寅將侯終德寶寅出走雍州平除雍州刺史莊帝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前廢帝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解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尒朱使稚入洛啟帝誅世隆兄弟之意出帝初轉太傅錄尚書事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稚表請回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懌初稚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出帝入關稚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妒忌防限稚雅相愛敬旁無姻妄僮侍之中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廉武稚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臣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

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文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出帝與齊獻武王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弘農以爲心膂後從帝入關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

子裕位衛尉少卿

魏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終

魏收書列傳第十三十

魏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長孫肥

尉古真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太祖之在獨孤及賀蘭部肥常侍從禦侮左右太祖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從征劉顯自濡源擊庫莫奚討賀蘭部並有戰功太祖征蠕蠕大破之肥降其王匹候跋事具蠕蠕傳又從征衛辰及薛干部破滅之蠕蠕別主紇奕提子曷多汗等率部落棄父西走肥以輕騎追至上郡斬之後從征中山拜中領軍將軍車駕次晉陽慕容寶并州刺史遼西王農棄城宵遁肥追之至蒲泉獲其妻子太祖將圍中山慕容寶棄城奔和龍肥與左將軍李

粟三千騎追之至范陽不及而還遂破其研城戍俘千餘人中山城內人立慕容普隣爲主太祖圍之普隣乃出步卒千餘人欲伺間犯圍太祖命肥挑戰僞退普隣衆追肥太祖截其後盡擒斬之時以士馬少糧遂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慕容賀驎殺普隣而自立車駕次魯口遣肥帥七千騎襲中山入其郛而還賀驎以步騎四千追肥至泒水肥自魏昌擊之獲鎧騎二百肥中流矢瘡重乃還中山平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羣盜趙准爲王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准水不足准喜而從之自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青冀二州牧鉅鹿公儒爲長史聚黨二千餘人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扇動常山鉅鹿廣平諸郡遣肥率三千騎討之破准於九門斬仇儒生擒准詔以儒肉食准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除肥鎮遠將軍兗州刺史給步騎二萬南徇許昌略地至彭城司馬德宗將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貢其方物姚平之寇平陽太祖將討之選諸將無加肥者乃徵還京師遣肥與毗陵王順等六萬騎爲前鋒車駕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軍肥逆擊擒之匹馬不返平退保柴壁太祖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肥撫慰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每戰常爲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奴婢數百口畜物以千計後降爵爲藍田侯天賜五年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

翰少有文風太祖時以善騎射爲獵郎太宗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太宗即位遷散騎常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後爲都督北部諸軍

事平北將軍真定侯給殿中細拾隊加旌旗鼓吹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爲公世祖卽位徵還京師進封平陽王加安集將軍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世祖親征之遣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伏干於柞山斬首數千級獲馬萬餘匹又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以討大檀大檀衆北遁追擊克獲而還尋遷司徒襲赫連昌破之世祖復征昌翰與延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騎三萬爲前驅昌戰敗奔上邽翰以八千騎追之至高平不及而還從襲蠕蠕車駕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衆赴之遇翰交戰匹黎衆潰走斬其渠帥數百人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太祖甚重之神䴥三年薨深見悼惜爲之流涕親臨其喪禮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賻賜有加謚曰威陪葬金陵

子平成襲爵降爲公平成少以父任爲中散累遷尚書部尚書卒陪葬金陵

子渾襲爵渾初爲中散久之爲彭城鎮將太和中卒

子盛襲爵

翰弟受興世祖時從征平涼以功賜爵長進子除河間太守卒

子安[illegible]襲爵頴祖時爲典馬令

受興弟陳世祖時爲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將犯外圍陳擊退之追斬至長城下以功賜爵五等男又從征涼州爲都將領入官遷殿中給事中進爵爲子遷駕部尚書復出爲北鎮都將陳性寬厚好學愛士所歷輒爲人追思之高宗卽位進爵吳郡公加安東將軍興光二年卒贈散騎常侍吳郡王謚曰恭陪葬金陵

子頭襲爵高宗時爲中散遷內行長典龍牧曹天安初卒

子拔襲爵

陳弟蘭世祖初爲中散常從征伐典御兵器賞賜甚厚後以破平
涼功賜爵雎陽子加奮武將軍遷散騎常侍北部尚書後除豫州
刺史卒
子烏孤襲爵高祖初出爲武都鎮將入爲散令
子樂孝靜時金紫光祿大夫
肥弟亦于太祖初爲羽林郎從平中原除廣平太守卒
子石洛世祖初爲羽林郎稍遷散騎常侍從征赫連昌爲都將以
功拜樂部尚書賜爵臨淮公加寧西將軍神麚中卒謚曰簡
子眞少以父任爲中散從征平涼以功賜爵臨城子拜員外散騎
侍郎廣武將軍襲父爵降爲建義將軍臨淮侯遷司衛監征蓋吳
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從駕征劉義隆至江進爵南康公加冠
軍將軍卒於軍
子吳兒襲爵高祖初爲中散武川鎮將太和初卒贈恒川刺史
子長樂襲爵事爵除後歷陵江將軍羽林監
子榮族武定中征西將軍繁昌男
吳兒弟突朔州長史
子元慶平州倉曹參軍
尉古眞代人也太祖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
將肆逆古眞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眞泄其謀
乃執梏之以兩車軸揵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登國初從征庫
莫奚及叱突隣並有功又從救賀蘭破衛辰子直力鞮復擊慕容
寶於參合陂又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加建節將軍太宗初
爲鴻飛將軍率衆五千鎮大洛城太宗西巡古眞與奚斤等率前
軍討越勒部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掠二萬餘家西

還泰常三年除定州刺史卒

子億萬襲卒

子盛襲

古真弟太真太宗初爲平南將軍相州刺史

太真弟諾少侍太祖以忠謹著稱從圍中山諾先登傷一目太祖

歎曰諾兄弟並毀其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寵待遂隆除平東將

軍賜爵安樂子從討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宗初爲幽州刺史加

東統將軍進爵爲侯長孫道生之討馮跋也諾與驍騎將軍延普

率師次遼西轉寧東將軍進爵武陵公諾之在州有惠政民吏追

思之世祖時薊人張廣達等二百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安東將軍

幽州刺史改邑遼西公兄弟並爲方伯當世榮之燕土亂久民戶

凋散諾在州前後十數年還業者萬餘家延和中卒

第八子觀襲爵卒

子崙襲

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太宗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

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大檀問其故眷曰受斤負罪天子

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來取眷遂擒受斤於大檀前左右救之

乃免由是以驍烈聞遷司衛監太宗幸幽州詔眷輔世祖居守後

征河南督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世祖即位命眷與

散騎常侍劉虎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賜爵山桑侯加陳

兵將軍又爲安北將軍出鎮北境與平陽王長孫翰擊蠕蠕別帥

阿伏于於祚山率師至歌刪山擊蠕蠕別帥便度弟庫仁直引師

而北蠕蠕部帥莫孤率高車騎五千乘來逆眷擊破之斬首千餘

級又從征蠕蠕眷出白黑雨漠之間擊其東部大獲而還又從征

赫連昌眷出南道擊昌於上邽士衆乏糧臨淮公丘堆等督租於郡縣爲昌所敗昌乘勝抄掠諸將患之眷與侍御史安頡陰謀設伏邀擊擒昌以功拜寧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源陽公後從征和龍眷督萬騎前驅慰喻降二千餘戶尋爲假節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內諸軍事安南將軍開府鎮虎牢張掖王禿髮保周之反也徵眷與永昌王健等率師討之破保周於番禾保周遁走眷率騎追之保周窮迫自殺詔眷留鎮涼州加都督涼沙河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轉敦煌鎮將又擊破吐谷渾俘三千餘口眷歷鎮四蕃威名並著高宗時率師北擊伊吾尅其城大獲而還尋拜侍中太尉進爵爲王與太宰常英等評尚書事高宗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諫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雖乃寒雪兵人勞苦以經略大體宜便前進高宗從之遂渡漠而還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和平四年薨高宗悼惜之贈大將軍謚曰莊

子多侯襲爵多侯少有武幹顯祖時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敦煌鎮將至鎮上表求率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高祖初蠕蠕部帥丘盧真率三萬騎入塞圍鎮多侯擊走之以功進號征西大將軍後多侯獵于南山蠕蠕遣部帥度拔入圍敦煌斷其還路多侯且前且戰遂衝圍而入率衆出戰大破之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因上疏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之路高祖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太和元年爲妻元氏所害

子建襲爵歷位給事中卒無子

建弟郁襲爵卒

子範襲
範弟顯業散騎常侍與太原公王姦通生子彥武定中衛將軍南
營州刺史
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高祖時釋褐員外散騎侍郎稍遷
左將軍太中大夫肅宗時議欲逆蠕蠕王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
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大掠北境詔尚書令李崇討之
慶賓別將隷崇出塞而返元法僧之外叛蕭衍遣其豫章王蕭綜
鎭徐州又詔慶賓爲別將隷安豐王延明討之尋除後將軍肆州
刺史時尒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畏惡之據城不出榮恨
慶賓舉兵襲之慶賓別駕姚和內應榮遂害慶賓僚屬拘慶賓還
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母憂還都尋起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都督
與汝陰還朝永安二年卒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又追加侍中司
空公
慶賓子豹起家員外郎肅宗時行潁州事與蕭衍將裴之禮戰歿
豹弟瑾武定中東平太守
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善騎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宗時爲左
機令世祖少而善之即位擢爲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
夫領侍郎地干奉上忠謹尤善嘲笑世祖見其效人舉措忻悅
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軍國大謀世祖將征平涼試衝車以攻冢
地干爲索所骨折脇而卒世祖親往臨撫哭之甚慟贈中領軍將
軍燕郡公謚曰惠贈賜豐厚
子長壽幼拜散騎常侍遷殿中右曹尚書仍加散騎常侍從征劉
義隆至江賜爵會稽公加冠軍將軍高宗時除涇州刺史和平五
年卒

子彌眞襲爵彌眞卒無子
弟狀德襲爵
地干弟侯頭襲地干職爲庫部尚書
侯頭弟力斤亦以忠謹聞歷位御史中尉井州刺史有政績加冠
軍將軍賜爵晉陽侯卒贈平南將軍
力斤弟焉陳尚書安樂侯
古眞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肅宗時爲武衛將軍是時領軍元
乂秉權百寮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平西將軍東涼
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乂送白綾二千匹令聿染拒而不許
乂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驗無狀還復任尋卒於州時年五十
贈安北將軍朔州刺史
子儉武定中開府祭酒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奔散關張萬
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眞
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眷威略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
宜矣

魏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終

魏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穆崇

穆崇代人也其先世效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爲事太祖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劌（宋本作別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奬顯爲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植等謀執太祖以應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衆咸歸附富貴不可失願舅圖之崇乃夜告太祖太祖誅植等北踰陰山復幸賀蘭部崇甚

見寵待太祖爲魏王拜崇征虜將軍從平中原賜爵歷陽公散騎
常侍後遷太尉加侍中徙爲安邑公又從征高車大勝而還姚興
圍洛陽司馬德宗將辛恭靖請救太祖遣崇六千騎赴之未至恭
靖敗詔崇即鎮野王除豫州刺史仍本將軍徵爲太尉又徙宜都
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豫焉太祖惜其功而祕之及
有司奏謚太祖親覽謚法至述義不克曰丁太祖曰此當矣乃謚
曰丁公初太祖避窟咄之難遣崇還察人心崇夜至民中留馬與
從者乃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爲春妄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
不得因匿於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而號崇
乃覺悟馳馬隨狼而走適去賊黨追者已至遂得免難太祖異之
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
崇長子遂留歷顯官討蠕蠕有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

子乙九內行長者以功賜爵富城公加建忠將軍遷散騎常侍內
乘黃令侍中卒謚曰靜
子眞起家中散轉侍東宮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納
文明太后姊壽陽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高祖追思崇勳令著
作郎韓顯宗與眞撰定碑文建於白登山
眞子泰本名石洛高祖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賜爵馮翊侯遷殿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安
西將軍進爵爲公出爲鎮南將軍洛州刺史例降爲侯尋徵爲右
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又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改封
馮翊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進征北將軍初文明太后幽高祖於
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高祖德之錫以山河寵待隆至泰自
陳病久乞爲恒州遂轉陸叡爲定州以泰代焉泰不願遷都叡未

及發而泰已至遂潛相扇誘圖爲叛乃與敞及安樂侯元隆撫寘
鎮將魯郡侯元業驍騎將軍元超陽平侯賀頭射聲校尉元樂平
前彭城鎮將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鎮北將軍樂陵王思譽等謀推
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不從僞許以安之密表其事高祖乃
遣任城王澄率并肆兵以討之澄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車入
代出其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
黨離心莫爲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數百人攻煥郭門與以
一捷不克單馬走出城西爲人擒送澄亦尋到窮治黨與高祖幸
代親見罪人問其反狀泰等伏誅

子伯智八歲侍學東宮十歲拜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尚饒陽公主
拜駙馬都尉早卒子偕

伯智弟士儒守叔賢徙涼州後乃得還爲太尉參軍事

子容武定中汝郡太守

乙九弟忸頭侍中北部尚書卒贈司空公謚曰敬

子蒲坂虞曹尚書征虜將軍涇州刺史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
曰昭

子韶字伏興員外散騎侍郎代郡太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卒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謚
曰文

子遵伯幽州司馬

遂留弟觀字闍拔襲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器之太
宗即位爲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所
遺漏太宗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稍遷太尉世祖之監國
觀爲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關決焉終

日怡怡無愠喜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常八年暴疾薨於苑內時年三十五太宗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謚曰文成世祖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惜殷勤以爲自泰常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見稱如此

子壽襲爵少以父任選侍東宮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世祖愛重之擢爲下大夫敷害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基之世屬值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密告故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世祖嘉之乃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與駕征涼州命壽輔恭宗總錄要機內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宮世祖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世祖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恭宗避保南山惠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世祖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以爲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爲時人所鄙笑貞君八年薨贈太尉謚曰文宣

子平國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爲太子四
輔正平元年卒
子伏千襲爵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和平二年卒謚曰康無子
伏千弟羆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又除虎牢鎮將頻以
不法致罪高祖以其勲德之胄讓而赦之轉征東將軍吐京鎮將
羆賞善罰惡深自見勵時西河胡叛羆欲討之而離石都將郭洛
頭拒違不從羆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攝下請就刑戮高祖乃免洛
頭官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羆討滅之自是部内肅然莫不敬憚
後改吐京鎮爲汾州仍以羆爲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
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
恩信戶增數倍羆以吏民懷之並爲表請高祖皆從焉羆既頻薦
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百姓安之州民李軌郭及祖
等七百餘人而闕頌羆恩德高祖以羆政和民悅增秩延昌後徵
爲光祿勲隨例降王爲魏郡開國公邑五百戶又除鎮北將軍燕
州刺史鎮廣寧尋遷都督夏州高平鎮諸軍事本將軍夏州刺史
鎮統萬又除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爲
民卒於家世宗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
子建字晚興性通率頗好文史起家秘書郎稍遷直閤將軍兼武
衛建妻尒朱榮之妹建常依附榮榮入洛之後除鎮東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征北將軍封濟北郡開國公後遷散騎常侍車騎大將
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并州事元曄之立建兼尚書右
僕射俄轉侍中驃騎大將軍出帝末本將軍儀同三司洛州刺史
天平中坐事自殺於五原城北
子千牙武定中開府祭酒

建弟衍字進興解褐員外郎封新興縣開國子稍遷通直常侍行雲州事

羆弟亮字紹輔初字老生早有風度顯祖時起家爲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徙封長樂王高祖初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在州未期大著聲稱徵爲殿中尚書又遷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敦煌鎮都大將政尚寬簡賑恤窮乏被徵還朝百姓追思之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時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舊教素著矜其亡滅彌博凶悖氐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民歸樂表請納之高祖從焉於是率騎三萬次於龍鵲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是時階陵比谷羌董耕奴斯卑等率衆數千人寇仇池屯於陽遐領亮副將楊靈珍率騎擊走之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征伐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右僕射于時復置司州高祖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世祖時崔浩爲冀州中正長孫嵩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尚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時蕭賾遣將陳顯達攻陷醴陽加亮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懷洛南北豫徐兗六州諸軍事以討之顯達遁走乃還尋遷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高祖毀瘠猶甚亮表曰王者居極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懷柔百靈是以古先哲王制禮成務施政立治必順天而後動宣憲垂範必依典而後行用能四時不忒陰陽和暢若有過舉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納麓之前孔子至聖喪無過瘠之

紀堯書稽古之美不錄在服之痛禮備諸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
雖有上達之言未見居喪之典然則位重者爲世以屈已居聖者
達命以忘情伏惟陛下至德參二儀惠澤覃河海宣禮明刑動遵
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喪練事既闋號慕如始統重極之尊
同衆庶之制廢越紼之大敬闕宗祀之舊軌誠由文明太皇太后
聖略超古惠訓深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比之前代感爲過甚豈
所謂順帝之則約躬隨衆者也陛下既爲天地所子又爲萬民父
母子過哀父則爲之慘悴父過感子則爲之憂傷近蒙接見咫尺
旒冕聖容哀毀駭感無止況神祇至靈而不久虧和氣微致風旱
者哉書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一人過哀黎元焉繫羣官所以
顛殞震懼率土所以危惶悚慄百姓何仰而不憂嘉禾何由而播
殖願陛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敷御常膳修
崇郊祀垂惠咸秩興駕時動以釋憂煩博採賢諮以導性氣息無
益之戀行利見之德則休徵可致嘉應必臻禮教並宣孝慈兼備
普天蒙賴含生幸甚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
雨不降寔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爲未衷省
啟以增悲愧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引見羣臣於太華殿
高祖曰朕仰遵先意將營殿宇役夫既至興功有日今欲徙居永
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
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沖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
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惟深悲感亮稽首對曰臣聞稽之卜筮載
自典經占以決疑古今攸尚興建之功事在不易願陛下信之蓍
龜以定可否又去歲役作爲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
頻興恐民力凋弊且材幹新代爲功不固願得逾年小康百姓高

祖曰若終不爲可如卿言後必爲之逾年何益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終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且今八表清晏年穀又登爰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之何當委之大分豈假卜筮遂移御永樂宮後高祖臨朝堂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高祖親自決之又謂亮曰徐州表給歸化人稟王者民之父母誠宜許之但今荆揚不賓書軌未一方欲親御六師問罪江介計萬戶投化歲食百萬若聽其給也則蓄儲虛竭雖得戶千萬猶未成一同且欲隨貧賑恤卿意何如亮對曰所存遠大實如聖旨及車駕南遷遷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高祖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高祖將自小平汎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誡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沒而不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屢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況水之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高祖曰司空言是也及亮兄羆預穆泰反事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高祖優詔不許還令攝事亮頻煩固請久乃許之尋除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徙封潁丘郡開國公食邑五百戶以紹崇爵世宗即位遷定州刺史尋除驃騎大將軍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薨時年五十二給東園

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七百匹蠟二百斤世宗
親臨小斂贈太尉公領司州牧謚曰匡
子紹字永業高祖以其貴臣世胄顧念之九歲除員外郎侍學東
宮轉太子舍人十一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散騎侍郎領京
兆王愉文學世宗初通直散騎常侍高陽王雍友遭父憂詔起襲
爵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遷祕書監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卿
又遷衛將軍太常卿尋除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諸軍事本將軍
冀州刺史以母老固辭忤旨免官除中書令轉七兵尚書徙殿中
尚書遭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
監復爲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希
造人門領軍元乂當權熏灼曾往候紹紹迎送下階而已時又歎
尚之及靈太后欲黜乂猶豫未決紹贊成之以功加特進又拜其
次子巖爲給事中尋加儀同三司領左右時侍中元順與紹同直
順嘗因醉入其寢所紹權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
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
久乃起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固辭不拜又除侍中託疾
未起河陰之役故得免害莊帝立尒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
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邙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
穆紹不虛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公進爵爲王給班
劒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奬往詣紹奬以紹郡民謂必加
敬紹又恃封邑是奬國王待之不爲動膝奬憚其位望致拜而還
議者兩譏焉尒朱榮之討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
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未幾降王
復本爵元顥入洛以紹爲兗州刺史行達東郡顥敗而反普泰元

年除都督青齊兗光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未
行其年九月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都督冀相殷三州諸軍事大
將軍尚書令太保冀州刺史謚曰文獻
子長嵩字子岳起家通直郎再遷散騎常侍襲爵轉鎮東將軍光
祿少卿與和中卒贈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嚴武定中司徒諮議參軍
平國弟相國官至安東將軍濟州刺史上洛公
相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
子平城早卒高祖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
主合葬
平城弟長城司徒左長史
子世恭武定中朱衣直閤
長城弟或符璽郎中卒
子永延尚書騎兵郎青州征東司馬
正國弟應國征西將軍張掖公
子度孤襲爵平南將軍梁城鎮將
子清休頗有將略司農少卿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驃騎大
將軍夏州刺史
子鐵槌祕書郎
應國弟安國歷金部長殿中尚書加右衛將軍賜爵新平子爲乙
渾所殺追贈征虜將軍
子吐萬襲爵襄城鎮將
子金寶祕書郎
壽弟伏眞高宗世稍遷尚書賜爵任城侯出爲兗州刺史假寧東

將軍濮陽公

子常貴南陽太守

伏眞弟多侯歷位殿中給事左將軍賜爵長寧子遷司衛監高宗崩乙渾專權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溫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侯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太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

子胡兒襲爵

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薨

子龍仁襲爵降爲公卒

子豐國襲爵

豐國弟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與長孫稚陸希道等齊名於世矜已陵物頗以損焉高祖初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之流實用慙屈高祖曰朕欲敦厲胄子故屈卿光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汚弼曰旣遇明時恥沉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高祖謂禧曰朕與卿作州都舉一主簿卽命弼謁之因爲高祖所知輿駕南征特敕隨從世宗初除尚書郎以選爲高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世宗善之除中書舍人轉司州治中別駕歷任有稱肅宗時河州羌邸鐵忽反敕兼黃門慰諭忽以功加前將軍賜以錢帛尋以本將軍行揚州事追拜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於州時年五十一贈使持節征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懿

子季齊釋褐司徒參軍事開府騎兵參軍

翰弟顗忠謹有材力太宗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世祖征赫連昌勇冠一時世祖嘉之遷侍輦郎殿中將軍賜爵泥陽子從征和龍

功超諸將拜司衛監加龍驤將軍進爵長樂侯曾從世祖田於崞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世祖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顗乃過之後從駕西征白龍北討蠕蠕以功加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進爵建安公出爲北鎮都將徵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所在著稱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高宗時爲征西大將軍督諸軍事西征吐谷渾出南道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高祖又以顗著勲前朝徵爲內都大官天安元年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謚曰康

子寄生襲

寄生弟粟涼州鎮將安南公

子祁字願德通直常侍上谷河內一郡太守司州治中太子右衛率卒贈齊州刺史

子景相字翰都中書舍人上黨太守

粟弟泥乾爲羽林中郎賜爵臨安男後稍歷顯職除冀州刺史假安南將軍鉅鹿公卒

子渾襲爵祕書中散

子令宣通直常侍

崇宗入醜善太祖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勠力禦侮左右從征窟咄劉顯破平之又從擊賀蘭部平庫莫奚拜天部大人居於東蕃卒

子莫提從平中原爲中山太守除寧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陽陵侯卒

子吐太宗世散騎常侍卒於侍中鎮東將軍

子敦輔國將軍西部都將賜爵富平子卒

子純襲爵歷散騎常侍光祿勲高祖時右衛將軍尋除右將軍河

州刺史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

子盛襲爵直閤將軍

盛弟裕補國將軍中散大夫

裕子禮東牟太守

禮弟略武定末魏尹丞

純弟鑲歷東宮庶子汲郡太守世宗時爲懷朔鎮將東北中郎將幽幽涼三州刺史肅宗世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在公以威猛見稱卒時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相州刺史謚曰安

子顯壽長水校尉

顯壽弟顯業卒於散騎侍郎

子子琳舉秀才爲安戎令頗有吏幹隨長孫稚征蜀有功除尚書屯田郎中出帝即位以攝儀曹事封高唐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孝靜初鎮東將軍司州別駕以占奪民田免官爵久之何至羅國主副羅越居爲蠕蠕所破其子去賓來奔齊獻武王奏去賓爲安北將軍肆州刺史封高車王招慰夷虜表子琳爲去賓長史復其前封尋遷儀同開府長史齊獻武王丞相司馬卒時年五十三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

子伯昱

弟脩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子琳弟良字先德司空行參軍將作丞司徒祭酒安東將軍南鉅鹿太守頗有民譽入爲司徒司馬大將軍從事中郎中書舍人武定六年卒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碧崇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台鼎至乃身豫

逆謀卒蒙全護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矣從亭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其優乎顯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弼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於壽以貴終罷止削廢人之無禮爲幸益多醜之子孫不乏名位亦有人哉

魏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和跋

奚牧

莫題

庾業延

賀狄干

李栗

劉潔

古弼

張黎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國附臣跋以才辯知名太祖擢爲外朝

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筭頻使稱旨拜龍驤將軍未幾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尚書鎭鄴慕容德使兄子和守滑臺和長史李辨殺和求援於跋跋率輕騎赴之旣至辨悔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辨乃開門跋入收其府藏德聞之遣將率三千騎擊跋跋逆擊大破之擒其將士千餘人而還於是陳頼之民多來向化改封定陵公與常山王遵率衆五萬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爲平原太守太祖寵遇跋冠於諸將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好修虛譽眩曜於時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後車駕北狩犲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艮田廣爲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修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云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犲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其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苑狩之日每先祭之

少子歸從征赫連昌有功拜統萬將軍賜爵成皐男與西平公安頡攻虎牢拔之進爵高陽侯後以罪徙配涼州爲民盍吳作亂於關中復拜歸龍驤將軍往討之還拜使持節冠軍將軍雍城鎭都大將高陽侯卒

子慶襲爵尚書都官郎昌平太守卒

慶子延穆司州部郡從事早卒

子安武定末給事黃門侍郎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太祖寵遇之稱之曰仲兄初劉顯謀害太祖梁眷知其謀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介山以告語在崇傳太祖

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之功拜爲治民長敷奏政事參與計謀
太祖征慕容寶加輔國將軍略地晉川獲寶丹陽王買得及離石
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
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釣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
意興以與國通和恨之有言於太祖太祖戮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太祖之征慕容寶也
寶夜來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柝肆京師
不安南安公元順因之欲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
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以功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柳公
進號左將軍改爲高邑公出除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
車駕征姚興次於晉陽而上黨羣盜秦頗丁零翟都等聚衆於壺
關詔題率衆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
山窮討盡平之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苻堅敗從慕
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埿
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
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
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
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
人昭成崩氏寇內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擬國君劉顯謀逆太
祖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太祖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爲內侍長
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太祖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
處危難之間太祖喜之與王建等俱爲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太祖
既絕慕容垂以岳爲大人使詣慕容永永服其辭義垂圖永於長

子永告急求援岳與陳留王虔以五萬騎東渡河救之次於秀容破山胡部高車門等徙其部落會永滅乃班師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驚於栢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詔岳率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殄之百姓乃安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岳率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軍又討反人張超清河太守傅世並破平以岳爲鄴行臺岳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後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天賜四年詔賜岳舍地於南宮岳將家僮治之候官告岳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太祖時既不豫多所猜惡遂誅之時人咸寃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之界後世祖討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動容遂下詔爲立廟令一州之民四時致祭求其子孫任爲將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路皇始初從征慕容寶爲城門校尉遷司隸校尉爵高平公而誅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爲對明於聽察爲人愛敬太祖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興弟平率衆寇平陽太祖討平之擒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三十餘人天賜中詔北新侯安同送唐小方於長安後蠕蠕社崙與興和親送馬八千匹始濟河赫連屈子忿興與國交好乃叛興邀留社崙馬興乃遣使

請以駿馬千匹贖伯文而遣狄干還太祖意在離間二寇於是許之狄干在長安幽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太祖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遥賜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太祖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弟歸亦剛直方雅與狄干俱死

李栗雁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國少辯捷有才能兼有將略初隨太祖幸賀蘭部在元從二十一人中太祖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當世榮之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太祖征慕容寶栗督五萬騎爲前驅軍之所至莫不降下遷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也栗以輕騎追之不及而還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咳唾任情太祖積其宿過天興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卑謙之禮自栗始也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祖父生頗解卜筮昭成時慕容氏來獻女爲公主家臣仍隨入朝賜以妻生子父提太祖時官至樂陵太守賜爵信都男卒潔性彊力多智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河西胡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爲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雛石切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爲胡所執逆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太宗寢疾世祖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敷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告反者又獻直言所在合旨奇其有任石之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

於是超遷尚書令改爲鉅鹿公世祖破蠕蠕大檀於雲中潔言於
世祖曰大檀恃衆雖破膽奔北恐不懼徙敗將復迭死請收田訖
復一大舉東西並進爲二道討之世祖然其言後大議征討潔言
宜先平馮跋世祖不從勅勒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
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氷未解徙之河西氷
解之後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
鹿急則衝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乃聽分
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至白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圍我於河西之中
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僕射安
原屯悅拔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
相枕而死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饑潔奏曰臣聞天地至公故萬物
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戴賴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
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太
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資聖明所在克殄
方難既平皆蒙訓錫勳高者受爵功卑者獲賞寵賜優崇有過古
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
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徧遇水害頻年不收就食他所臣聞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蕩覆育今南摧彊寇西敗醜虜四海晏
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饗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世祖
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潔與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邽軍至
敦煌百姓爭致牛酒潔至上邽諸將咸欲斬其豪帥以示王威潔
不聽撫慰秦隴秋豪無犯人皆安業世祖將發隴右騎卒東伐高
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
後可用世祖深納之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率萬

餘人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辰不協擊鼓却陳故後軍不
進董來得入城世祖微嫌之後潔與建寧王崇督諸軍於三城胡
部中簡兵六千將以戍姑臧胡不從命千餘人叛走潔與崇擊誅
之虜男女數千人潔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任性既剛直恃寵自專
世祖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意不欲言於世祖曰虜非有邑居
遷徙無常前來出軍無所擒獲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
從其議世祖決行乃問於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從浩議既出與
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懷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故諸
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恭宗欲擊之潔執不可語在帝紀停鹿渾谷
六日諸將猶不進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漠中糧盡
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世祖棄軍輕還世祖不從潔以軍行
無功奏歸罪於崔浩世祖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
浩浩又言潔矯詔事遂發覆驚至五原收潔幽之世祖之征也潔
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者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
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否嵩對曰有
姓而無名窮治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狄隣及嵩等
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阿附者登長忤
恨者黜免內外憚之側目而視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潔分之
籍其家產財盈巨萬世祖追念言則切齒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為獵郎使長安稱旨轉
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
名弼言其輔佐材也令弼與西部與劉潔等分綜機要敷奏百揆
世祖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征并州叛胡還進為侍
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已尼陂又與劉

潔屯五原可北以備叛民拜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次于涇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世祖使高車救勒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又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涅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涅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爲廣夏門卒尋復爲侍中與尚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當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衆走還漢中弼等從祥郊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還永安侯賀純攻義隆塞狹道守將姜道祖退守狹亭諸將以山道嶮峻時又雪深用馬不便皆遲留不進弼獨進軍使元齊賀純等擊狹亭道祖南走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王圍仇池弼發上邽高平沂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豹子曰比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恥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

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恭宗
總攝萬機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
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
而讀書不輟端謹愼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
及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太半以賜貧人弼
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
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
其背曰朝廷不治是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
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
姓弼曰爲臣而逆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
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
役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

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
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
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
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
爲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
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
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
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
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
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
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
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

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世祖崩吳王立以弼爲司徒高宗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寃之

張黎雁門平原人也善書計太祖知待之太宗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世祖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加鎮北將軍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軍與安樂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世祖詔黎領兵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車駕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道生拒擊之恭宗初總百揆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以褒舊勳恭宗薨於東宮黎兼太尉持節奉策謚焉吳王余立以黎爲太尉後以議不合旨免仍與古弼並誅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干李栗劉潔等並有忠勤征伐之效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身犯宋本作見妃）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尤舉乃良將之材弼謀軍輔國遠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功舊見重纖介之間一朝殞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惜乎

CJ